

墨

子

中華書局印行

223811



墨

子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畢氏靈
巖山館校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吳高時 顯輯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墨子敘

墨子七十一篇見漢蓺文志隋以來爲十五卷目一卷見隋經籍志宋亡九篇爲六十一篇見中興館閣書目實六十三篇後又六十篇爲五十三篇卽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謹字知卽宋本又三卷一本卽親士至尚同十三篇宋王應麟陳振孫等僅見此本有樂臺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今亡案通典言兵有守拒法而不引墨子備城門諸篇玉海云後漢書注引墨子備突厥詩正義引墨子備衝篇似亦未見全書疑其失墜久也今上開四庫館求天下遺書有兩江總督採進本謹案亦與此本同自此本以外有明刻本其字少見皆以意改無經上下及備城門等篇蓋無足觀墨書傳述甚少得毋以孟子之言轉多古言古字先是仁和盧學士文沼陽湖孫明經星衍互校此書略有端緒沅始集其成因偏覽唐宋類書古今傳注所引正其譌謬又以知聞疏通其惑自乾隆壬寅八月至癸卯十月踰一歲而書成世之譏墨子以其節葬非儒說墨者旣以節葬爲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則由墨氏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詞是非翟之言也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爲孔子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孔子之言多見論語家語及其他緯書傳注

亦無斥墨詞至孟子始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又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蓋必當時爲墨學者流爲橫議或類非儒篇所說孟子始嫉之故韓非子顯學云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韓愈云辯生于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其知此也今惟親士修身及經上經下疑翟自著餘篇稱子墨子耕柱篇并稱子禽子則是門人小子記錄所聞以是古書不可忽也且其魯問篇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惠音湛酒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是亦通達經權不可訾議又其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寔用焉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貉之間攻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故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班固亦云在孔子後司馬貞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字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李善引抱朴子亦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其後今按其人在七十子後若史記鄒陽傳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或云在孔子後又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

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爲是不知如何也又文選亦作子冉注云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元亦不能定其時事又司馬遷班固以爲翟宋大夫葛洪以爲宋人者以公輸篇有爲宋守之事高誘注呂氏春秋以爲魯人則是楚魯陽漢南陽縣在魯山之陽本書多有魯陽文君問答又亟稱楚四竟非魯衛之魯不可不察也先秦之書字少假借後乃偏旁相益若本書源流之字作原一又作源金以溢爲名之字作益一又作鑑四竟之字作竟一又作境皆傳寫者亂之非舊文乃若賤販百姓之爲殺字古文遂而不反合于遂亡之訓顧叔之卽管叔實足以証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好古者幸存其舊云如其疏略以俟敏求君子乾隆四十八年歲在昭陽單闕涂月敘於西安節署之環香閣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宋後人

隋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目

馬總意林

墨子十六卷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六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八
卷之五十九
卷之六十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六
卷之六十七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九
卷之七十
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二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四
卷之七十五
卷之七十六

卷之七十七
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九
卷之八十

諸侯不得恣已爲政有三公政之作正下同原三

公不得恣已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不得恣已爲

政有天下政之見舊案此文兩

斷指以存脛原作脛中取小非取害也。善之中取小非取害也。

以免於身者利害原作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

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原作女處不出

則爭求之行而自銜人莫之娶公孟子

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語當仕汝弟子學

昔年就墨子責仕責求也。墨子曰汝聞魯人語

乎有昆弟五人父死其長子嗜酒不可預葬其四

弟曰兄若送葬我當爲兄沽酒此下與原葬訛就

四弟求酒四弟曰子葬父豈獨吾父也吾恐人笑

欺以酒耳今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遂不復求

仕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

子曰不然豈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耶

欲富貴而曰吾族無此辭不用耶強自力矣

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二句原書闕見增補引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

言務以說人言過而行不及墨子曰古之學者得

已云云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之言甚善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

無泉流不發洩則止節義篇亦云下

及泉上無涌則中篇中舊

政之正下同原三

在七子表史鄒陽書曰朱信子罕之計
孟子者戴顥謂雷與楊墨子辟開而墨較
理故與楊同經孟子辟開而墨較
書至今猶有傳者甚至于學漢王氏之
其質則君子戶依謂王氏公墨子
以墨附孟范書言墨子特稱昌黎謂王氏
用墨子必用孔子是豈特秦趙王氏公墨子
荀子荀子不勝其禮論禮論墨子辟開而墨較
百三領焉利念非人之妻又謂刻死而附生所
出孔辟開而墨子辟開而三寸衣覆數
君子上唐開元後死孔庭其以是此
謂人之妻又謂刻死而附生所見

說云荀孟皆非之而韓愈獨謂辨生於末學非二
師之道本然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墨子三卷宋大夫墨翟撰孟子所謂邪說跋行與
楊朱同科者也韓吏部推尊孟氏而讀墨一章乃
謂孔墨相爲用何哉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
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
存十三篇者當是此本也方楊墨之盛獨一孟子
訟言非之諱諱焉惟恐不勝今楊朱書不傳列子
僅存其餘墨氏書傳於世者亦止於此孟子越百
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氏與論語並行異端之學
安能抗吾道哉

錢曾讀書敏求記

墨子十五卷潛溪諸子辨云墨子三卷戰國時宋

大夫墨翟撰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

曰論共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

六十一卷已上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

今書則又亡多矣潛溪之言如此予藏宏治己未

舊抄本卷篇之數恰與其言合又藏會稽鈕氏世

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卷內亡節用等九篇蓋

所謂館閣書目本或即此歟潛溪博覽典籍其辨

訂不肖聊且命筆而止題爲三卷豈猶未見完本

歟抑此書兩行于世而未及是正歟姑識此以詢

藏書家

唐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

宋史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

鄭樵通志蘇文略

墨子十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

王應麟玉海

書目云墨子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爲六十一卷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戰國時爲宋大夫著書七

十一篇以責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尙同爲

藏書家

注唐志不載舊考

卷十九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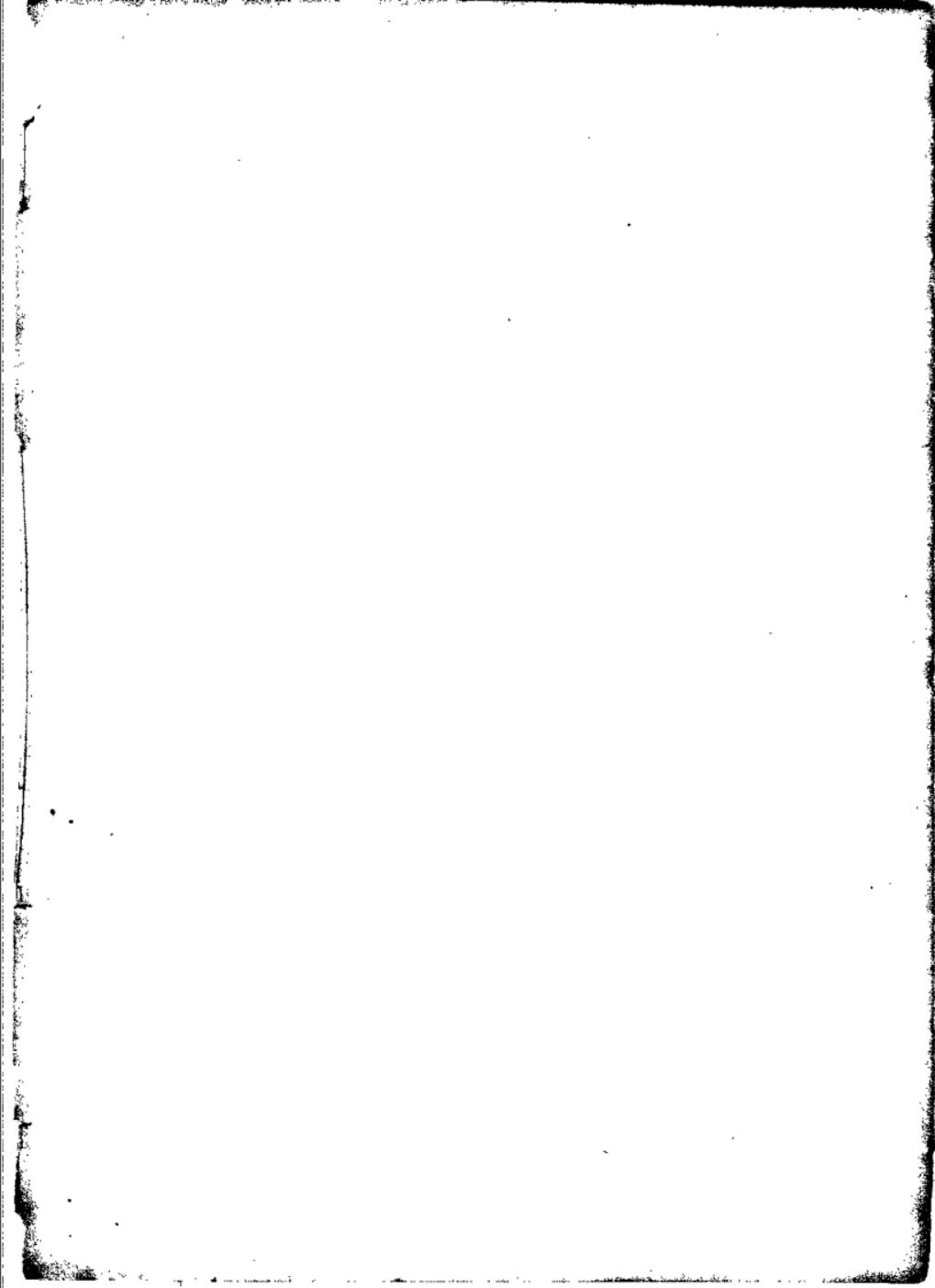
篇十七

集坊國史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又三卷

上
下

墨子篇目考



墨子卷之一

靈巖山館原本

親士

第一
士之爲義也。無能也。不若獻賢而進士之爲德也。無能也。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

其國存者未會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顏如天。

下相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而

尚攝中國之賢君。郭璞注上通鑑合也。謂合諸侯矣。三

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國抑而大醜。

也。猶曰安其大醜也。太上無敗。李善文選注云列上謂老子云太上無爲。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

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

孟賣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

事也。謂事。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

終無怨心。不怨也。彼有自信者也是。是故爲其所難

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

也。是故偏臣傷君誨下傷上。言偏臣同誨君也。此

弗弗之臣上必有誨謗之下。君注云教令嚴也。謂

音當鴟鴞說文二音當鴟鴞說文云唐不能言也。晉朱

金於甘二切亦是。是無遠臣則哈。謂通諱。音也。不

以長生保國臣下重於其辭位而不言近臣則

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謂通於其辭位而不言近臣

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歸讀如齊人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鉏。此其鈍。史記集解云徐廣曰思慮反詰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言唐錯利。錯者必先靡。

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以甘井近竭。招木音相近。近代。謂引奇。

孟賣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謂事。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貳弓難張。

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

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

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

古無源原本水也。舊云之非舊俗流也。高云非

爲天下器。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舊云之非舊俗流也。高云非

為天下器。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舊云之非舊俗流也。高云非

為天下器。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舊云之非舊俗流也。高云非

為天下器。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舊云之非舊俗流也。高云非

為天下器。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舊云之非舊俗流也。高云非

為天下器。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舊云之非舊俗流也。高云非

為天下器。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舊云之非舊俗流也。高云非

為天下器。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舊云之非舊俗流也。高云非

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万物是故谿陥者速涸，謂文云涸竭也。淺者速竭，謂水為塊石也。堵者速墮，謂堵石也。見諸文堵以上何休公羊學曰堵堵不生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脩身第二

論治之字，多从脩，此字經與假借多用。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譖惡之言，上篇云譖讒，下篇云譖讒，皆切黑也。無入于耳，批扞之聲，說文云扞枝，又胡日切，義也。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舊讀如古安帝時，相斥罵也。無存之心，雖有試許之民，說文云誠也。無所依矣。故

君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設壯節莊曰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舊讀如云富貴則廉，則義也。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

此令當義字俗改也。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文選注云，君主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偏物不博，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未必幾。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華髮隳髮，顛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王者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

云微禾木之曲頭之假音，說文雄猶而不脩者，其後

必瘠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耗从未非，云耗也。

可致切滿也。

耕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

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

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

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

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文，而務爲察。故彼

無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音非智反無察說

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

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

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文，而務爲察。故彼

無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音非智反無察說

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

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

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文，而務爲察。故彼

無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音非智反無察說

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

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

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文，而務爲察。故彼

無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音非智反無察說

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

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

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文，而務爲察。故彼

爲惡則行	作于善同謀	虎指畫殺人	公長父	云虎指畫殺人也
凶下	云推哆本晉	云虎指畫殺人也	公長父	云虎指畫殺人也
大歲生	云王手禽推哆	云王手禽推哆	公長父	云王手禽推哆
此四王者所染	不當故國家	不當故國家	公長父	云王手禽推哆
戴宗廟破滅絕無後類	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	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	公長父	云王手禽推哆
下之貪暴苦擾者	經黃通之用此必稱此六君也	經黃通之用此必稱此六君也	公長父	云王手禽推哆

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於染當
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
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
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
染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曰安名
日榮處官得其理矣猶則段干木呂氏春秋方
子夏段禽子呂氏春秋云禽滑釐學于許由曰
君子之傳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
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曰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
易牙豎刀之徒是也經傳或作豎禡美玉書作
玄卿亦然詩曰必擇所堪字假音必謹所堪者
此之謂也

法儀第四所以儀不直者去之法今文書之借
聲也度與樂儀相近又說文虎德說文亦借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
其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雖
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
規直以繩正以縣此說文史記秦漢云倉得也
五者爲法巧者能中之說文云傍相使猶踰己
不能中放依以從事說文云傍相使猶踰己
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
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辨也說文云然則
奚以爲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如與何天下

之爲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之爲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

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芻羊

牛也義以觀國養豕也王也司馬云牛羊謂芻羊也

繫爲酒醴粢盛

正作稻穀也然則芻粢盛之字作盈也

散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

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

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日殺

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爲其相殺而天與禍

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

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

以意增一字

天下之百姓

以意增一字

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

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

百姓率以詬天侮鬼賊其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

其國家身死爲僇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

息故爲不善以得福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

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

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

楚王本書耕四境之臣又作竟

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

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

待祿游者憂反君脩法討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

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穩而無守備

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言不忠所忠不信六

患也畜種菽粟

正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

說此年

一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

本有

七患居國必無社稷

國無城郭以七殃凡五穀者民之

所仰也君之所以爲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

萬民無食則不可事

萬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

可不立也用不可不節也

立萬物爲萬五穀盡收則五味

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

主耕萬物萬一穀一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

鐘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

據太
御覽增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三句
故聖王太平御覽引作人爲宮室爲宮室之法太平御覽引作制
曰高足以辟潤字時避邊太平御覽引作中非足
以圉風寒御覽引作制注左周賦引作御太平上足以待
雪霜雨露宮牆之高太平御覽引作牆高二字足以別男女之
禮謹此則止謂廳宇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
此下舊接云今移役當上以其常正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
作爲宮室云當上以其常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
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舊三十作譏十九
人謂入治之下處學士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
太平御覽引此云當上以不以爲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爲辟怪也謂廳宇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
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
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
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
已上六句太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
其財不足以待凶饑賑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
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已上舊有微辭其誠謂以爲民衣爲衣服
前絲麻樞布縉文云養束也謂以爲民衣爲衣服
之法冬則練帛之中中讀去聲足以爲輕且煖文選注廣注
夏則絲綵輕且北堂書抄增清謹此則止故聖

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北堂書抄引云以和肌膚而足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呂氏春秋遺音云不充則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
以自養之情而不惑於外也是以其儉而易治
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爲衣服則
與此異矣冬則輕煙夏則輕賚皆已具矣必厚作
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
衣之鏤金以爲鉤珠玉以爲珮舊爲佩古字此俗寫女工作
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爲衣服此非云益煙之情也
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
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
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國
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
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
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古从土而耕說文作藝也從堯夙持而種
之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體適腹
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
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爲美食鈎豢蒸炙魚鼈太平御覽引此更作餚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美食方丈舊
淹鼈作餚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美食方丈前方丈三字今据文選注方丈目不能偏視手

不能偏操口不能偏味冬則東冰夏則飾鑄鑄者
之謂是也鑄說文云鑄者鑄也鑄者鑄也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謂太平者鑄也鑄者鑄也以富貴者奢後孤寡者凍餒音饑饑說文云饑者饑也饑者饑也當爲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全引作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

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舊作止一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餓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爲姦妾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云而國亂者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牝牡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上同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

男女舊作子一本如是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熟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辨第七

此指聖王雖用樂而治不在此

程繁太平御覽引程子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怠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怠

於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詩文二語皆文也蓋成字省文

秋斂冬藏古作藏息於吟詠舊作吟詠缶太平御覽引缶是也缶是缶字

樂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駕而不稅太平御覽引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

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舊作茅茨舜作

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脩舊作脩今九招大同九招

字舊作脩今括大同護歡晨露脩九招六列武王勝

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

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

樂命曰驪虞呂氏春秋云周公嘉三樂乃此之樂武王作詳王周

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

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

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

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智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言人所以生者，食之利也。否則非智。今聖人雖用樂而少，此而無下，亦無處于聖人。

墨子卷之一